

那时罗列夫已经解开英的胸衣。那时他已经伸出舌头将一颗乳头卷进了嘴里，满嘴都是草莓的香味。英没有戴乳罩。那一双没有受过任何拘束的乳房骄傲地挺立在她雪白如玉的胸脯上。他就这样吮吸着，却没有一点儿的冲动，有的只是一种来自童年深处的神秘的甜丝丝的感觉……



文汇·天廷文学奖
入围优秀作品
丛书

洗脚

陈启文◎著



那时罗列夫已经解开英的胸衣。那时他已经伸出舌头将一颗乳头卷进了嘴里，满嘴都是草莓的香味。英没有戴乳罩。那一双没有受过任何拘束的乳房骄傲地挺立在她雪白如玉的胸脯上。他就这样吮吸着，却没有一点儿的冲动，有的只是一种来自童年深处的神秘的甜丝丝的感觉……



文汇·天廷文学奖
入围优秀作品
丛书

洗脚

陈启文◎著



 文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脚/陈启文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741-037-X

I. 洗...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6203 号

洗脚

著 者 / 陈启文

丛书主编 / 肖关鸿

责任编辑 / 季 元 曲振海

封面装帧 / 王 主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人民日报社南京印务中心

版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79 千字

印 张 / 9

印 数 / 1—6000

ISBN 7-80741-037-X/1·016

定 价 / 22.00 元

目 录

陈启文中短篇小说

洗脚	1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45
自由心证	107
闪逝	175
鱼缸中的一个少年	211
村上春树，茶道与匕首	255
陈启文创作年表	273

洗 脚

罗列夫第一次去那种地方下了很大的决心,那是怎样的地方不说你也知道。

三月里的一个黄昏。在那个色彩鲜艳的时刻罗列夫是一条汉子,显得十分高大壮观。他从民国早年修造的那座牌坊风格的大学校门里一闪身子,远在一里之外的英立刻把他看得水落石出。英看见太阳在他身上最后照了一下,然后轰轰烈烈地滚下了西边那个山坳。罗列夫从女人们五颜六色的花短裤下飘然而来。这儿,那儿,到处飘扬的花短裤使武汉更像是武汉。小街芳香四溢,在没有了太阳之后反而更加光辉灿烂且有几分妖气,这主要是那些歌舞厅、发廊、足道馆刻意营造出来的氛围,是一种效果。站在霓虹灯下的小姐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睁起眼睛四处张望,鲜红的嘴唇无一不像幸福的花朵一样开放。



罗列夫一眼就在这些女孩子中发现了英。英与众不同，因为她是英。英长得郁郁葱葱，像一棵树。罗列夫走过去说，就是你了。他想她应该明白自己的意思，英却怯怯地看着她，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说，可我什么也不会干。英又用稍大一点的声音说，我就会洗脚。她的反复强调使罗列夫笑了起来。罗列夫笑得总是很有节制，笑容擦过唇边时，他迅速地用一个指头把滑在鼻尖上的眼镜扶正了一些。

英的身后是一家足道馆。

洗脚是中国的传统日本的时髦，却叫了个法国味儿十足的名字：梦丹娜。这些罗列夫当然看得很清楚，他说，我就是来洗脚的。

罗列夫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才走到英的身边，当然不是为了来洗脚。

一个叫大马的男人是罗列夫的朋友。每天，在同一时刻，罗列夫都会在奔跑中与大马相遇。大马前面的头发已经秃了，但后面的头发还很茂盛，梳成一根大辫子。他来自燕山脚下的一座小城。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大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但穿着青布圆口布鞋在漫天飞舞的阳光下一路飞奔而来的大马，更像是从古龙的小说里跑出来的一个清代大侠。

华中大学幅员辽阔，罗列夫住的这一片叫枫园。枫园是学生的崇高住宅区，住的是留学生、博士研究生和一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莫名其妙的访问学者。大马就是这样的一位访问学者，他

是搞艺术的,投师于黄鹤画派创始人袁翰先生的门下学画鹿。袁先生曾拜白石老人为师,大马也就以白石老人的再传弟子自居,却没有一点白石老人的气韵,把些好端端的鹿画得像一只只小叫驴。

罗列夫住中间的那栋。前面住的是大马他们,后面住的是留学生,基本上是些黑人,他们来自遥远的中东和北非,据说是一些石油大亨和部落酋长的子弟。这是一些奇怪的人种,他们生活在北京时间里,却总要在大马士革或内罗毕的早晨里醒来,半夜里的枫园立刻变成了他们敲击象皮鼓的热带丛林。罗列夫刚住进来时很不习惯,好几次被那狂热的鼓点敲得差点从床上掉下来。别说罗列夫,连隔着一栋楼的大马他们也受不了,带了一帮人去找留学生部交涉。主管留学生部的是一位三年前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国的博士,大家叫他约翰博士。抽着雪茄烟的约翰博士浑身发出西太平洋的气息,那张脸却是一部黄色经典。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罗列夫曾听他的一次演讲,讲脸的颜色。约翰博士说,白种人的脸太白了,所以性格外向,那心情的变化是很难藏得住的。黑种人的脸又太黑,不管他心情如何,总是给人铁板一块的感觉,单调而没有变化。还是黄种人好。他不说黄种人为什么好,他只说还是黄种人好。

这是一个结论。

约翰博士站在这个结论上说,同学们,你们应该懂得尊重外国人的生活习惯。

他是笑着说的。中国式的笑容深沉而有内涵,同时又耸了耸肩膀,大有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派头。



有幸生为中国人,就应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大国风度和黄种人血缘传承的教养。约翰博士不是汪精卫,也不是方励之,他从骨子里瞧不起外国人,在他眼里那些都是一副淘气劲儿的孩子,即使在他们摔门和大声吼叫时你也犯不着太生气,因为你是大人。

冲突终于还是发生了,却是因为另外一件事。

那天罗列夫正在睡午觉,突然被一阵争吵声惊醒,他把头探出窗外,看见约翰博士所说的那群孩子团团地围着一位校警,大声抗议着。罗列夫一边提鞋跟,一边蹿下楼来,很快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位小贩趁看门的老头儿不注意溜进了校园。也可能是老门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进来的。权力无限制的渗透,连守门这点滥事也能搞权钱交易,只要两块钱一包的红双喜,就可使壁垒森严的大学国门洞开。总之这位挑着水果担子的小贩就进来了,一路吆喝着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枫园。之后被一位巡逻的校警发现了。先是撵,小贩赖着不走。校警一气之下,踹翻了两只水果挑子。罗列夫下楼时,满地翻滚着梨子苹果,女留学生们正一只一只地往小贩的篓子里捡,男留学生们则挥着拳头,把两个字眼喊得特别响亮,人权,人权!

家伙们是用英语喊的,所以才显得这样底气十足。

校警说,操,你们这些洋鬼子就知道瞎起哄,我要不踢翻水果挑子,这家伙肯走么?他以为洋鬼子听不懂自己武汉话,但洋鬼子听懂了,他们至少听懂了“操、洋、鬼、子”这四个字。洋鬼子们的手臂从四面八方伸过来,要抓他去见学校当局。校警满头满脸的汗水。武汉也确实太热了一点,夏天还没有开始气温就

已高度紧张,不是一般的热,闷热,好多人都在呼呼地喘着粗气。罗列夫不记得三月份有这么热的日子,校警那一身披挂,此刻已与肉粘在一起,似乎是刚从水里捞起来随即又穿在身上的。还有那么多洋人围着他,连阳光也无法插进来。洋鬼子身上的那气味,罗列夫嗅了,一整天都不舒服,什么东西堵在喉咙想呕又呕不出的那种感觉。

罗列夫在替校警难受。很多站在一旁看热闹的中国学生也深有同感,脸上的表情大多冷漠,但心向着那位年轻的校警,希望他有点行动。他不是学生,他可以没有约翰博士所说的那种教养和风度,他完全可以拿出对付洋鬼子的几个动作来。但罗列夫看见校警的嘴唇哆嗦着,好像要哭了。罗列夫简直不忍心再看他一眼。就是这时,那个已经扭住了校警的一条胳膊的大个子黑人头上突然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一只苹果。站在不远处的大马看了罗列夫一眼。罗列夫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可恰恰不是别人,就是他干的。砰,又是一只。接下来就有许多的苹果飞过去,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动了手。洋鬼子们不再用英语叫喊了,哇啦哇啦地尖叫着逃进了自己的宿舍。他们大概是在用那种艰涩难懂的母语咒骂野蛮的中国人吧。

然后约翰博士就来了。约翰博士脸上的悲愤一咕噜一咕噜地往外涌着,问,是谁第一个往留学生脑袋上扔苹果的?谁?!他一个一个地挨着问,眼看就要问到罪魁祸首罗列夫了,大马却突然站了出来,可以说是挺身而出,就像一个为了群众生命安全站在鬼子面前的八路军伤员,罗列夫却老老实实的躲在一旁。

大马说,是我!



大马后来对罗列夫说,他当时站出来时就已作好了卷铺盖滚蛋的准备。他是一个访问学者,没有学籍,也就不存在开除呀勒令退学呀之类的处分,顶多是被礼送出境。大马还说,就是把我赶走我也是光荣的走,我们总算替咱中国人出了一口气,我要光荣地离开这个不能让我睡觉的地方。说这话时,大马已经喝得半醉了。他们在一家灯光昏暗的小酒店里坐喝,是大马请的客。半醉的大马血气方刚,所以显得特别真诚。尽管有些话大马没说,罗列夫是一个聪明人心里当然明白,大马没有学籍他却有学籍,关键时刻是大马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在此之前,他和大马并没有深刻的交往,只是见了面点个头的熟人而已,现在他们的关系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个在请客时把自己首先喝醉的人,够朋友。

大马没有被赶走。负责调查此事的约翰博士显然不想把事件闹大,最后他只是把那天在场的中国学生召集起来,痛心疾首地说,你们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他只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拂袖而去,却把许多个安静的夜晚留了下来。洋鬼子们在饱尝了苹果炸弹之后,突然就懂得了中国的国情,终于可以躺在北京时间里一觉睡到天亮了。

大马每天精神很好的样子,跑完步之后总要到罗列夫这里来坐一坐,说一会儿话,主要是大马说,用具有远见卓识的语言谈一些勾引女人的本领。大马的书读得很好,对边沁的哲学尤其推崇,一讲起边沁精心设计的享乐主义演算法时就眉飞色舞。至于政治,他们都是深有教养的人,从来就不谈。

博士研究生两个住一间房子,有十来个平方,还有一个小阳

台。在那些洋鬼子不吵不闹的时候,可以听见鸟叫,斑鸠叫。和罗列夫同住一室的是个已婚的男人,姓张,攻读汉语古史。这样的学问是可以在家里做的,张博士也基本上是住在家里了。博士生的考勤照例没人管的,老板也很少管,如果愿意,你每学期来两次就足够了,开学一次,期末一次。张博士就是这样做的。罗列夫实际上是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大马第一次来,像狗一样把房间每一个角落嗅了一遍。罗夫子啊罗夫子,这么好的一间房子被你白白地浪费了呀!大马说。

罗列夫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就问,一个人住不好么?

几天之后,大马就让罗列夫彻底明白了。那晚,罗列夫洗完澡,正要上床睡觉,忽然听见大马熟悉的敲门声。打开门,看见了大马,还看见了大马身后跟随着一个女人。大马说,你到我那里去睡吧,我那里有啤酒,还有半边烤鸭,特意留给你的。说话时,大马实际上已经走进了房子,那个女人甚至一屁股坐在罗列夫的床上了。罗列夫只好走。听见门锁在身后咔嚓一响,他才想起没有看清那个女人长得怎么样,浓浓的只有一股香味,她可能把一整瓶香水泼在自己身上了。走过窗户时,罗列夫朝自己的房里瞥了一眼,还没看清楚,一副印花窗帘就拉过来,将房间里的内容完全遮住了。

下了四层楼,钻进一个楼道口,又上了四层楼,就到了大马住的那一间。门虚掩着,罗列夫进来时,和大马同住一间屋的老蒋正躲在纹帐里演算习题。老蒋五十七八,混得很惨,到现在还是鄂西一所师专数学系的讲师。据他自己说已经报过几次副教授了,却总是被省高评委的那些家伙们狠毒地刷下来,理由是他

没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论文。老蒋这次来访学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在核心期刊上发一篇论文，二是在高评委里找一个为自己说话的人。后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现在的老板就是省高评委中的一员，说话是作得数的。老板给他布置了一道数学题，说，你解出了这道题，论文也就上得核心期刊了。这道题老蒋已经解了四个月，每日里从这间屋里提出去的垃圾都是他演算的草稿纸。大马说老蒋不讲卫生，脏得要死，这么大了还爱用衣袖擦鼻涕。这还不说，老蒋解题解得烦躁时会突然拍案而起，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大骂，我日陈景润的娘，他妈怎么就把他生得那么聪明！

老蒋说要是在退休前混不上一个副教授，死不瞑目。

罗列夫打开大马的柜门，果然看见几瓶啤酒和那半只烤鸭，烤鸭烤得金黄发亮，他一看心里就暖和了许多。罗列夫招呼了一下说，老蒋，喝酒。老蒋说，我不喝大马的酒，他是什么东西。老蒋翻了翻眼睛，一股凶光隔着纹帐晃过来，但罗列夫知道老蒋其实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罗列夫也不再劝，一个人喝起来。一个人喝酒不是滋味，那酒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喝下去一股子香水味。他就这样喝着闷酒，想象着自己房间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心潮起伏，然后就伏在桌子上醉了或睡了。睡梦中他听见老蒋说了句什么，好像是说蚊子会把你吃了的。

一觉睡醒，浑身果然被蚊子咬得血痕累累。

大马对罗列夫的处境非常同情，问他这三十年是怎么过来的。这个问题罗列夫也认真的想过。他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一直都在读书。这在今天简直是一个笑话。他自己也觉

得好笑。但在认识大马之前,他也并没有觉得日子怎样的难过。高中毕业了上大学,大学毕业又考上硕士研究生。之后有一点点小小的坎坷,博士研究生考了三次才考上。罗列夫是迫不得已才考历史系的,现在还有谁会理会这种玩意儿,都一窝蜂地在学经济学法律,他第一次考经济,第二次考法律,都没考上只得改考历史,一考就中,他爆了个冷门儿,不但是历史,而且远得不着边际的上古史。罗列夫就是这么过来的。好像还挺顺,不就三十年么,一笔就划过来了,和他填写在档案里的笔迹一样流利。

大马说,你真是白活了这么多年,至少也虚掷了十年的光阴。大马还说,他真的不敢相信一个男人活到三十岁竟连女人的手也没有摸过。那一页一页的空白日子又是怎样艰苦卓绝地翻到了今天。

在罗列夫勇敢地走进梦丹娜的前一天晚上,大马陪着罗列夫在校园里走了很久。罗列夫喜欢幽远而宁静的夜色,喜欢在月光下独自行走的那种感觉。风是软绵绵的,一条小路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地上有一层月光,薄薄的,人一踩上去就变成了霜,很唐诗,像是跟李白在一起走。可是大马却说,你得有个女人了,罗夫子!

而且有那么多的男男女女在为大马作证。他们在露水中接吻的声音是那样嘹亮,喘息和呻吟声此起彼伏,每一棵树下都飘来一股干净皮肤里渗出的气味。在这个气候反常的热烈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季节里,哪里还能找到一寸能变成霜的月光呢。

只有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手里还拿着一卷书,线装的,大概是楚辞吧。半个世纪之前,他在这所著名学府里教一些几千年



前的古人写下的片言只语,说了一句极富人间情怀的话:痛饮酒,孰读《离骚》,方可为名士。

罗列夫和大马走过来时,两只正在老人头顶上交配的小鸟亢奋地尖叫着,老人只把嘴唇一声不响地紧闭,眼睛盯着面前的书。在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本书被雷劈去了一半。罗列夫抬起头,怀着一种绝对崇敬的心情看着老人。那两只小鸟显然是故意绕着罗列夫的脑袋飞了三圈。鸟儿小小的眼睛很有趣,明亮、湿润,淡黄色的角膜,中间点缀着漆黑的瞳仁。确信眼前这两个巨大的、直立的家伙不会伤害自己之后,两只小鸟又迫不及待地已将已经分开的身体纠缠在一起。

罗列夫拂开飘在身上的一片羽毛时,大马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

你真是活得连只鸟也不如啊罗夫子!

罗列夫后来想,也许正是大马的这句话,把他三十年建立起来的人生庄严感彻底消灭了。

那个叫英的女孩为罗列夫打开了一扇门,通过门他隐隐地看见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比他想象的要漫长。罗列夫在英的引领之下走着。英的头发在暗淡得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的灯光里飘动,两条腿修长有力,裙子沙沙作响。罗列夫风尘仆仆地走着,仿佛走在一段遥遥无期的旅途上,目的地却是一个飘溢着香水味的房间。房间很小,里面有一张小床,一把铺着软垫的躺椅。英打开了一盏更亮的灯,罗列夫一步跨进去,吃惊地打量着四周,四面墙壁上都是他巨大的影子。

英指了指椅子，让他躺下。罗列夫就躺下了。英吃力地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形状古怪的脚盆，倒了半盆散发着药草味的热水，用一根指头试了试水温，然后插上电源。那水立刻就波涛汹涌。英脱掉他的鞋子，又脱掉他的袜子。脚浸泡在颤抖的药水里时，他感到两只纤细的、柔嫩的小手在上面轻轻地搓洗。这就是洗脚，罗列夫想。那时，他显然还没有对洗脚这件事引起足够的重视。洗就洗吧，洗完之后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罗列夫没有想到，这两只脚一下水，就再也走不出这女子小小的手心。

英才十六岁。她说的是真话。

英来自一个长满了草莓和弥猴桃的山坳。沿着弯曲而狭窄的河谷，有一些风雨沧桑的吊脚楼，风吹得一条山径飘飘荡荡，但那是一条唯一能够走出大山的路。那里的汉子头裹罗帕，腰挎佩刀，脸长得实实在在，让人心里踏实。他们从吊脚楼里一个地地走出来，太阳一直照耀着他们的头顶。汉子们走过一座小石桥，走向一小片灿烂的土地。桥是一块完整的巨石。但是走过这座石桥的汉子中没有一个是英的父亲。

这是一个谜。英在三岁的时候就试图解开这道谜，但谜底在她母亲心里藏着。

英的娘，在一个清澈透明的月夜里莫名其妙地走上了那座石桥。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用自己的双腿走上那座石桥。即使在深深的睡梦中也能听见河水的流动，那其实是世间辛勤而劳苦的回声。但是那个晚上，人们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哭声。连罗列夫也听见了。



很悬。这并不是—种通常意义上的感觉。就在那—刻，罗列夫仿佛—脚踏失在那座石桥下，人—下子悬了起来，悬于生死—念之间。但他又被—种很软弱的东西抓牢了，似乎—松手，他就会突然摔下去。不是那种飘扬在溪水之上的哭声，也不是别的什么，抓牢他的是月光下那个发白的影子。那个影子顺着英的思路—直走到他面前，看着他。他感到浸泡在水里的脚正在渐渐地变小，变成了两只床上踢腾的婴儿的脚。他成了—个婴儿，尿炕了。那个发白的影子—只手搂起他，另—只手拿起—块尿片，在窗户里透进来的月光下察看着，上面有—团乳黄色的尿渍，形状像—匹干枯的荷叶。也许那晚并没有月光，也许那只是—个大雪纷飞的冬夜，照亮房间的是窗外覆了—个长冬的白雪。

月光下那个发白的影子，是罗列夫的母亲，而不是别人。

母亲的身体在三十年之后仍是那么温暖，—股乳香浓浓地飘过来，腾腾地冒着热气。他寻找着。他的目光越过英的领口，看见了他渴望的东西，生气勃勃地颤动着。

罗列夫的表情让英有点害怕。英惊讶地看着他，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说，我什么也不会干。英又用稍大—点的声音说，我就会洗脚。

罗列夫说，哦！但是他—伸手，就把英抱起来了。他的手很有力，英轻得就像—只突然展开翅膀的小鸟。英坐在他的膝头上，微微张开嘴巴看着他，嘴唇红红的，舌头也红红的。看着那—口细密的白牙，罗列夫真想让英在自己身上咬—口。英不咬，也不挣扎，就那样纯真地看着他。

英的娘，嘴唇红红的，舌头也红红的。那些头裹罗帕的汉子

个个都想为她干点什么，她拒绝了。她说她在等一个人。她也终于等到了那个人。可他却在一個细雨飘扬的夜晚走了。英的娘，一手举着火把，另一只手护着火苗，送他上路。走过了那座小石桥。汉子说，你回吧。英的娘说，我还等你。走过一个山坳，汉子说，你回吧。英的娘说，我还在那座小石桥上等你。一束微弱的黄光反射在青石板铺成的山道上，照亮了那一路远行的脚印。那个汉子就这样走了，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外面罩了一件披风，一阵风吹得披风飘飞起来，那汉子转眼就不见了，那汉子就像被一阵风吹走。

在那个月光很白很白的夜晚，英的娘不是在哭。她只是在像哭一般的唱。这一点别人听不出来。但英听出来了。那时英才三岁，而汉子已经走了四年。娘唱的是一首苗歌，而那应该是没结过婚的女人才唱的。

英把嘴贴在罗列夫的耳朵上说，我唱给你听。

身边飘起一朵黄黄的云

天上掉下来一个人

哥哥呀，妹妹天天在这里等

不知你有情没有情……

那时罗列夫已经解开英的胸衣。那时他已经伸出舌头将一颗乳头卷进了嘴里，满嘴都是草莓的香味。英没有戴乳罩。那一双没有受过任何拘束的乳房骄傲地挺立在她雪白如玉的胸脯上。他就这样吮吸着，却没有一点儿的冲动，有的只是一种来自童年深处的神秘的甜丝丝的感觉。

英的娘，是在那一轮明月消失之后被人们从桥洞下的溪水